



布老虎丛书

苦界

● 洪 峰 /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丛书

8742A

芥界

● 洪 峰 / 著

(辽)新登字3号

苦 界

Ku jie

洪 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北京市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字数：24千字 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

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0

责任编辑：安波舜

封面设计：李法明 责任校对：唐惠凡

ISBN7-5313-1249-2/I·1119

定价：9.60元

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
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
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，因为
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

——《新约·彼得前书》

第一部



序幕 从阿克拉到内罗毕

1983年9月·阿克拉

候机厅里的冷气很快驱逐了身体的湿热，姜万新深深吸一口被过滤的空气，开始把目光撒向大厅。科托卡国际机场留给姜万新的印象很奇妙，透过窗子能看见停车场边缘翠绿的橡胶林，穿着洁白汗衫的加纳胶工在胶林中无声无息地工作，整个画面比姜万新所见过的照片更清洁更幽雅。姜万新再一次深呼吸，心里的郁闷减轻了许多。

在这个国家里，姜万新很意外地遭遇了爱情，那个斯图加特姑娘留给他的记忆足够一个男人享受一生，玛尔塔修长的两腿在姜万新的感觉中凉爽滑润，还有玛尔塔同样凉爽滑润的身体。姜万新对自己是中国人有一股说不出的伤感，他必须遵守国家纪律，面对玛尔塔非洲气温一样的热情，姜万新知道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
在埃尔米纳堡参观的那个下午，阴森的古堡给姜万新提供了回忆玛尔塔大腿和身体的机会。

埃尔米纳古堡建于15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年，确切的建堡时间就像几内亚海湾一样不可捉摸。这座葡萄牙殖民者留下的古堡如今是加纳国家级古迹，外国游人参观埃尔米纳堡所感受到的东西肯定不尽相同。姜万新站在剥落厚重的高墙上，海风吹

起他自然卷曲的黑发，阳光沿着他的额头倾泄而下，姜万新的内心十分阴郁，姜万新回国的日期正在一天天逼近，他就要回到自己寒冷的故乡去迎接冬天的积雪和春天的风沙了。姜万新发现自己热爱墨绿色的加纳缘于依恋德国姑娘玛尔塔。“玛尔塔！玛尔塔……”姜万新不知道自己正在发出声音，更不知道玛尔塔在这个下午已经站立在中国医生的身后。几内亚湾上空的太阳在这种时候依然接近垂直，姜万新看不见自己的阴影也看不见玛尔塔的阴影。

“玛尔塔就在这里呢。”玛尔塔的声音略带沙哑，她的嗓音不止一次使姜万新周身绷紧，那是一个男人产生冲动的前兆。

姜万新转过身，他几乎撞上玛尔塔高耸的乳房。姜万新这时候背依城墙，他已经不能拉开与玛尔塔的距离。就在这之后的十几分钟内，姜万新恍如梦幻一般感受了斯图加特女郎的双腿和一部分身体。姜万新一直试图回忆起那种情境，但没有成功。这种没有结果的回忆弄得姜万新情绪不稳。

姜万新在那一天去埃尔米纳古堡违反了医疗队的纪律。

“你不能一个人出去。”医疗队队长说。“你这样干会惹麻烦的。”医疗队长是50年代的右派分子，他在文革后的岁月中，一直申请入党，出国前终于如愿以偿。老头子在宣誓忠于共产主义的时候热泪滚滚。

姜万新没有反驳，他的意识还在古堡深处的砖榻上飘浮，耳边还回响着玛尔塔沙哑的呻吟声。

姜万新必须回国了，他的不稳定状态使医疗队的官员感到某种危险，姜万新必须提前回国，姜万新甚至没机会和玛尔塔告别，这使他惆怅万分。

“万新，想娇妻了吧？”姜万新看了一眼身边的女人。这个女人是眼科医生，32岁的老姑娘，她在加纳一直对姜万新情意绵绵。在沃尔特河边热带雨林边缘，姜万新面对脱掉衣服的女

医生失去了控制。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，一年多的禁欲使他像鳄鱼一样充满吞噬的力量，事情过后姜万新非常后悔，他想起了万里之外的妻子。妻子在 1982 年刚刚 20 岁。政府规定每一个出国人员必须处于已婚状态，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，已婚人员不致在异国他乡留情造孽。女医生是一个例外，据说她的父亲是政府某司的副司长。

姜万新看了女医生一眼没有说话，一想起泥泞中的那次性交，姜万新就憎恨这个女人也憎恶自己。

姜万新宁愿只身返回中国，也不愿意有这样的同行伙伴，他为即将捱过的几十个小时忧心忡忡。

姜万新的目光转向候机厅的玻璃门，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。他看见玛尔塔出现在门前。玻璃门在玛尔塔走近的时候自动滑向两边，玛尔塔轻捷迅速地走进宽敞的候机厅。

像许多欧洲女人一样，玛尔塔走路时臀部扭动得有些夸张，那种夸张洋溢着—一个女性对男性的诱惑。玛尔塔身材修长，两只乳房在开口很低的米黄色 T 恤里面很有弹性地涌动，姜万新的血液一下冲上头顶，他觉得自己的双腿—瞬间变得柔软。

玛尔塔吸引了大厅里绝大部分人的目光，她像赤道的太阳—样把大厅照射得湿热异常。玛尔塔肯定早就熟悉这些复杂或简单的注视，她挺着胸膛穿过大厅径直走向依窗而立的姜万新。

“玛尔塔……”姜万新喃喃着。

玛尔塔停在姜万新面前，她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，她的眼睛总是让姜万新联想起故乡的天空。玛尔塔看着姜万新，她的眼里有一瞬间变得非常寒冷，随即她微笑了。“万新，你真不该乘这个航班。”

姜万新让自己镇定下来，说：“如果你也乘这一班就好了。”

“我正好乘这班飞机。”玛尔塔的目光越过姜万新的肩头，很茫然地凝视—会窗外的世界。“万新，这或许是你们中国人讲的

劫数。我们偏偏在这架飞机上同行。”

姜万新说：“玛尔塔，我非常想念你。”他突然大胆起来，伸出手去抚摸玛尔塔的面颊。玛尔塔的皮肤非常光滑，它在姜万新的触摸下颤抖了几次。

玛尔塔轻轻拿开姜万新的手，说：“我还有几位同伴。”姜万新这时候注意到有三个年轻人正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，他们对他点头微笑，姜万新也回报一个微笑。姜万新注意到三个人中间有一个黑人，他很高大粗壮，面孔酷似短跑名将卡尔·刘易斯。另外两个有一个阿拉伯血统的姑娘，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略带讥讽地对姜万新眨了眨。第四个人看上去像意大利人，黎黑的面孔的黑亮的长发使他的脸轮廓不清。姜万新的目光重新回到玛尔塔的脸上。

玛尔塔似乎没有注意姜万新，她拧着眉头，性感的双唇一撮一撮，突然说：“万新，你不能改下一班吗？”

姜万新愣了愣，“不能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”

玛尔塔专注地看着姜万新，她缓缓摇头。

女医生走过来，她说：“万新，能介绍一下这位洋小姐吗？”

姜万新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联邦德国的玛尔塔小姐。这位是我的同事李医生。”

玛尔塔对李医生灿烂一笑，说：“见到你很高兴。”然后转身走向她同伴，四个人走向冷饮部，他们很安静地走向冷饮部，他们吸引了人们羡慕的目光。

“由阿克拉飞往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 064 次飞机准备起飞，请各位乘客从正门登机。”

候机室里静坐的人们纷纷站起，他们排列成长长的队伍走向入口处。

姜万新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玛尔塔，玛尔塔在行进间回头看见了姜万新，她伸出手臂摆了摆并且一笑。她的举动引得许多

乘客都转回脸看姜万新。

姜万新既伤感又得意。

下午 16 时·乍得盆地上空

玛尔塔的金发就在姜万新的视野之内，但他无法跟玛尔塔交谈，两个人中间隔着四排座位。

“协和”式飞机的舱位非常宽阔，玛尔塔和她的一个男伙伴坐在 1A 和 1B 位子上，它们正好处在驾驶室和头等舱之间的隔舱旁边。

玛尔塔闭了一会眼睛，然后看了看伙伴，意大利人向前俯下身体，他不仅阻挡了姜万新的视线也遮住身后其他乘客的视线。

玛尔塔从挎包里取纸盒，撕开包装之后，里面是 50 只“柯达牌”胶卷。玛尔塔撕去胶卷外面的锡纸，每一只胶卷都绕着一条纤细的塑料线。她将 10 只胶卷的塑料线连接起来，然后把它们用橡皮筋捆扎起来。

玛尔塔站起身离开座位，她袅袅婷婷地掀开隔舱的门帘。坐在折叠椅上的事务长和法国空中小姐同时抬起头看玛尔塔，玛尔塔微笑着看着他们。

“女士，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？”事务长说。

“能。”玛尔塔从腋下取出那捆胶卷，她微笑着说：“我有必要请你听一点军事常识。”她扬了扬那些胶卷。“这是一种特制的炸弹，它专门用于杀伤装甲车或者轻型坦克。它能把这架飞机炸成碎片，对了，它能使五十码之内的人无一幸免。”

玛尔塔看见了两个人眼中的恐怖，她很满意地微笑了一次，补充说：“我不敢松开手，这十颗东西离开手掌只肯安静四秒钟。”她把炸弹伸到空中小姐的眼前，空中小姐哑着嗓子叫了一

声拼命躲闪，她已经吓得发不出平日清脆的声音。

玛尔塔说：“它们的定时装置从来都只定在四秒钟之内，这是制造者唯一不通情理的地方。”

事务长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问：“你要我们做什么？”

“谢谢。”玛尔塔空闲的手拍了拍事务长的脸，“你带我去驾驶舱。”又对空中小姐说：“你最好一动不动坐在这里。我的同伴有点莽撞，我不愿意他们伤害你。”走出隔舱的时候，玛尔塔对空中小姐嫣然一笑，“你长得美极了。”

“谢……谢……”空中小姐习惯性地回答，然后她缩成一团抽泣起来。

姜万新看见玛尔塔跟在事务长身后走进驾驶舱，他有些困惑，按理说乘客是不允许进入驾驶室的，姜万新想不出玛尔塔有什么理由走进去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姜万新开始明白已经发生了怎样的事情。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下午好。”姜万新立刻听出那是玛尔塔的声音，那种嗓音他永世不忘。姜万新精神为之一振，认真而多情地倾听玛尔塔讲话。

“我要宣布一件出乎大家意料的事，希望大家能集中精力，我没时间重复。”广播里的声音停顿了，乘客们坐直身体。玛尔塔又开始讲话。“我叫玛尔塔，是自由天使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之一。现在是16时25分钟，我的部队已经接管了这架飞机。”

机舱里的乘客都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姜万新同样吃惊地半张嘴巴。玛尔塔又说：

“我必须提醒大家，没有获得我的部下特许，任何人都不可以离开座位。如果有谁没能服从这个命令，我担心会机毁人亡。”玛尔塔用英语讲完之后，又用法语和德语广播了一遍。最后玛尔塔说：

“我的部下现已装备完毕，他们携带着武器并且受过良好

的特种训练。谢谢协助。”

乘客们这时才注意到另外三个年轻人正走出座位，他们从帆布旅行包里撕开夹层硬纸，取出四支手枪，手枪用强力塑料制成，它适用于低速低压射击，枪弹火药采用线状无烟火药。十几英寸长的手枪只有撞针和弹簧是金属物，它们比帆布包上的铜扣子还要小，这使他们通过安全门时没有惊扰金属探测器。

这种手枪看上去如同玩具，但杀伤力却非常惊人。在 14 英尺之内，它射出的子弹可以把人体炸出一个大洞，如果在 7 英尺的距离射击，能把一颗头颅从你的肩上打落在地。

这种手枪的最大长处还在于，它的射速不具备穿透洲际飞机强力外壳的能力。

意大利男子沿着通道每走过十排座位就拉开行李柜的塑料门，他放进两颗胶卷炸弹，然后砰一声关好，然后继续走继续安放炸弹，意大利男子的脸十分平静，似乎他所做的事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包括他自己。

乘客们都盯着意大利男子的身影，恐怖的预感使一些女人开始饮泣。

姜万新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他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，他不能接受玛尔塔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事实，姜万新没有注视放炸弹的男子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驾驶室关闭的银灰色塑料门，他不知道是要看看玛尔塔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，他只凝视那扇门。

李医生一直僵硬地坐着，这时候她的神经开始苏醒，他一把抓住姜万新的胳膊，哭腔哭调地说：“万新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姜万新依旧盯着舱门，说：“劫机。”

李医生咧着嘴哭起来。

姜万新不得不转回脸，他看着老姑娘被恐惧和哭泣弄得丑陋不堪的面孔，心里蓦地升起怒火，他抬手抽了老姑娘一个嘴

巴：“别哭！他们会宰了你的！”

李医生被打得止住哭泣，她木然地看着姜万新。姜万新又去凝视那扇门，说：“他们不愿意人喧闹。”

阿拉伯姑娘此时正经过姜万新的身边，她对姜万新一笑，洁白的牙齿在机舱的灯光下接近透明。她温柔地说：“听这位先生的话没错。”阿拉伯姑娘竟然讲一口很标准的汉语。她手里有两支枪，她向驾驶室走去，丰满圆润的臀部在通道间左右扭动，她肯定是给驾驶室里的玛尔塔送去枪支的。

玛尔塔突然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，她的脸因为兴奋和紧张有点发白，她走出来迎接部下。

“玛尔塔！”姜万新喊了一声，然后解开安全带离开座位。李医生伸手拉姜万新，姜万新挣脱了。

站在后舱与前舱之间的黑人举起了手枪。

姜万新一步步向玛尔塔走去。玛尔塔听见了叫声也看见了姜万新，她睁圆了浅蓝色的眼睛。

“不要开枪！”她大声命令黑人。黑人缓缓垂下持枪的手臂，乘客们都松了一口气。

姜万新目不斜视走近玛尔塔，玛尔塔对阿拉伯女郎摆摆手，女郎对姜万新再一回嫣然，走进驾驶室。

玛尔塔看着姜万新，她的眼睛变得非常冰冷。“你差一点就没命了。”她说。

姜万新这时候回头看了看黑人，黑人正低头打量自己的手枪，神情像一个孩子欣赏刚刚得到的玩具。

“玛尔塔，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

玛尔塔歪着头看一眼中国男子，“如果有可能，我一定告诉你。”她耸耸肩头，她的乳房也因此上下窜了两次。“非常抱歉，现在不行。”

“什么时候行？”姜万新很执拗。

“可能没有行的时候了。”玛尔塔的脸上滑过一缕伤感，然后生硬地说：“回到座位上去！”

姜万新还想说话，但她从玛尔塔的眼睛里发现了杀气，姜万新颤抖了一下，他头一回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。姜万新转身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
玛尔塔注视着姜万新坐回去，然后进了隔舱。

空中小姐仍然蜷曲在狭小的舱中，她哭完了，两眼红红地看着玛尔塔。玛尔塔在小椅子上坐下，说：“请你给乘客送一点饮水，不能有食物。”

空姐答应着站起，玛尔塔又说：“做完之后，你和你的同事应该呆在尾舱。”

玛尔塔环顾了一下不足四平方米的隔舱，伸手拿起一听美国产高橙饮料喝了一大口。玛尔塔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她发现两只乳头突然硬硬地挺出，她知道自己过于兴奋了。玛尔塔伸手按按它们，闭上眼睛思考下一步行动。

毫无疑问，飞机和地面失去联系半小时之后，西方几个大国之间联络就要开始，玛尔塔并不担心战斗机的跟踪或者迫降，没有哪架战机敢于对064号机开炮。在这架飞机上，有七个国家驻加纳使馆官员的家属，这些人是此次行动中的盾牌。玛尔塔睁开眼睛，生理上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冲动已经消退，她站起身走出隔舱。

机身突然向左倾斜，玛尔塔扶住舱壁。她知道飞机已经按照她的指令转而向东，此刻她脚下的土地是非洲大陆正中间的乍得盆地。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她走进驾驶室。阿拉伯女郎嘴里嚼着口香糖，手里拿着一只胶卷。看见玛尔塔她露齿一笑，玛尔塔拍拍她鲜嫩的脸蛋。

装满各种电子仪器仪表的驾驶舱虽然狭窄，但空调设备使这里和客舱同样凉爽。机长和机械师都安静地注视窗外，他们

受过良好的训练，在这种突发事件来临之后看不出丝毫紧张，更没有反抗的念头。他们清楚自己的对手是一伙亡命之徒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

机长按玛尔塔的指示关掉飞行导航器而改用手控调整航向，飞机转过了 25 度之后改成直飞，玛尔塔透过机械师身旁的舷窗看见了乍得湖。

玛尔塔脑海里出现了乍得湖的平面图，这片灰蓝的湖水被喀麦隆、乍得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分割成四部分，飞机现在正越过喀麦隆北端进入乍得领空。法国人或者北约航空部队要找到这架飞机至少要等到天黑之后，那时，飞机将进入乌干达或者肯尼亚，他们将在坎帕拉或者内罗毕机场加油，同时和对手建立联系，一场真正的较量将在午夜开始。

玛尔塔对阿拉伯女郎说：“亲爱的，一小时之后让贾尼尼来换你。你行吗？”

“卡姬娅什么时候都行。”阿拉伯女郎说。

玛尔塔吻了一下卡姬娅，“包括床上。”

“是……的。”卡姬娅格格格笑着。

玛尔塔对卡姬娅的放松感到满意，过分的紧张会使人过早疲劳和焦躁，情绪的波动会让人做出许多下意识的事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玛尔塔虽然怀有必死的勇气，但她可不想死得稀里糊涂。

走出驾驶舱的瞬间，玛尔塔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那个中国男子，她的心跳了跳，小腹产生了瞬间的抽搐。

23 时·内罗毕

法航 064 号班机在距肯尼亚首都 140 英里时开始减速，它顺着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笔直的国界线飞行，然后向北飞过马加

迪湖进入内罗毕特区空域。

064 机在未获机场指挥塔台的着陆许可的情况下对准了跑道，这时候肯尼亚航空部队才意识到发生了意外情况，但他们的空军形同虚设，只能眼看着巨大的飞机向跑道上调整位置，内罗毕机场甚至来不及在跑道上停放救火车或者其他障碍物。

在玛尔塔的指挥下，064 班机离开主跑道滑向机场东边的一块草坪。草坪处在候机楼、停机库和一座大油库之间，四周十分开阔平坦，视野里最近的建筑物距飞机至少有 470 码，反恐部队要接近飞机无法逃出玛尔塔的人的监视。

半小时之后，四辆法国造装甲车轰隆隆驶向飞机，它们前后左右包围了飞机。它们很慎重地看待这件事，因此装甲车都停在距飞机 340 码的地方。

飞机的舷窗都在劫持者的命令下全部拉上了遮阳板，外面和里面都处于失去联系的状态中，乘客们已经有人出现精神崩溃的现象，一个法国男子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他直对着隔舱附近站立的意大利男子冲过去。

意大利男子举起手枪，在人们的惊叫声里，他把枪放进裤兜，法国人嘴里叫着扑向劫机者，意大利人烦恼地看着疯狂的对手，他突然伸出手臂，人们根本没有看清意大利人如何动作，法国人就已经重重地摔了回去，法国人仰面躺在通道的地毯上一动不动。

姜万新看了一眼法国人，对李医生说：“死了！”

李医生把脸埋进姜万新的怀里，“太可怕了！”

姜万新莫名其妙地感到兴奋，他又说：“法国人的脖子断了。”姜万新很佩服意大利人的身手不凡，他看了一眼双手环抱胸前的意大利人，意大利人对他眨了眨眼睛。

时间非常缓慢地度过，姜万新知道玛尔塔肯定正和某个国家政权讨价还价。腕上的手表告诉他在这里已经滞留了三十四